

寧雅堂藏書

東雅堂叢書

樓山堂集第十九卷

貴池吳應箕著

檄

爲翟義討王莽檄

予讀漢書至東平太守翟義舉兵討莽移檄郡
國未嘗不壯而義之惜班史未載其檄故代爲
補之若莽篡後罪惡則後漢書隗檄爲詳此故
條其居攝以前耳中間禹光云云私謂討賊者
當如是因附以見檄曰

東郡太守翟義謹奉聞漢諸侯王大臣將相及天下郡國守令三輔豪傑反賊王莽倚外氏之曲庇席四父之餘寵匿情盜名飾詐躐位傾邪背亂文以術數始者希奸大柄謬爲遜謹及至秉政奮其狂狡脅持上下暴諸父之惡傳致諸外屬之罪欺惑太后誣蔽愚民本危社稷反滅其愧怍受安漢公之號畏天下議己先涕泣固讓以蒙當世其腹心爪牙之人諂頌功德妄言瑞應莽復不已賂遺絕域益爲誑耀進女后以增固其威重而居攝之勢成矣計莽階亂之事方故萬端莫能殫白夫

周公大聖也其徒頌之而莽安之聞者掩口謂莽一駭
豎子耳何圖包藏禍心毒弑主上謀立襁褓僞附符命
南面踐祚稱假皇帝此豈待不利孺子然後知其潛移
宗社哉夫天下高皇帝之天下也起徒步而奮之掃滅
暴秦驅除強楚皇天眷命宜以世世加文景積累之仁
武帝征伐之烈孝宣之後皇嗣屢絕而天命所佑海內
晏如漢之爲漢厯可知矣中間雖以諸呂之極勢吳楚
之畔逆霍上之邪謀然皆不旋踵而滅未有身比上聖
竊據大寶又制辭背謬動作乖張滅非劉不王之約愚

公卿如兒童弄社稷如反掌公然弑主如莽之極者也
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父子之閒亦骨肉天性始者矯
情殺其中子及隔絕衛氏又子宇懷忠悟莽反遭屠殺
今上春秋方富莽酖弑之以幽其女后夫居攝本謀也
而故爲讓避弑逆顯僂也而安頌功德自生民以來比
奸較惡如莽者不可有二緣其所起張禹以名儒帝師
希合固寵植立王氏之根株今已前死不足辱誅孔光
聖人之裔又名臣子及爲丞相苟容貪位頌莽功德其
承望風旨無所不至劉歆以經術著名叛父篡經代典

文章凡莽書告誣亂之詞疑皆出其手此二子者辱先
聖羞宗社恥儒士春秋盾不討賊書爲弑君二子讀書
而未之聞顧乃黨助大逆罪與莽比哉其餘豐邯平晏
孫建陳崇之徒以材能幸莽皆罪在不赦夫朱虛侯年
二十耳又侍中少與猶能激發勇義首誅諸呂條侯爲
絳侯之子當吳楚有天下之半直乘傳誅夷之今莽惡
比前浮以萬萬而強劫之勢曾未逮半義父身爲漢相
世受國恩誼與莽不並世立義身典大郡勢得自爲加
宗室抱憤人思漢德向者頌莽之徒直其要結之亂民

耳今宜曉然共見大惡東平王爲漢親屬大統未絕明德宜嗣義與王傳蘇隆中尉皋丹共立爲帝義受敕爲大司馬柱天大將軍勒車騎材官士郡中勇敢共數十萬舉兵而西討不當攝者反正乘輿前滌宗廟以此誅莽宜如拉朽但恐莽計窮勢蹙又與其黨與造飾言語迷亂天下曲釋己惡冀或見免今告天下宜無聽莽所在毋爲莽城守其故漢將吏斬莽首獻者封萬戶殺逆黨孔光以下一人封侯勿絕其爲莽愚惑望誤者赦其前罪殺賊自效前安眾侯與其相張紹首舉大義爲宗

室倡紹兄竦詣關歸莽遭其殘虐深可哀痛竦反受封
爲長安所譏刺其殺竦者亦爵關內侯夫弑主大逆也
誅逆大順也舍順從逆兵加其頸生爲大僇死爲愚鬼
苟識理勢知必不然天下其共聽義言毋忽

公討從賊逆臣檄

甲申六月

竊見三月十九日之禍古今未有之痛也以先帝之焦
勞圖治十有七年嚮使在位之人不相率欺罔如先帝
遺詔所云天下事何遂至此卽使寇至門庭先事有備
則石城百仞帶甲十萬何至不崇朝而卽下故諸臣之

誤國無論死與不死罪皆不能贖然事已至此亦惟有以死抗賊從先帝于地下庶足益愆雪過用以激發未死者戴天不共之心而明讀書者委贄無二之義奈何君死社稷臣不死君又反顏事仇如今先後所傳某某輩言之令人齒頰爲汚然亦安可不臚列姓名以聲其罪于天下也先是聞都城不守聖人蒙難憤泣之餘卽共以所知諸臣私相較量如某某者必死今果死矣某某者必不死果不死矣又有某某者人咸疑之或謂此屬卽立名非真素無血性然旣竊時譽又掇巍科且其

中有世受國恩及家傳忠孝者事急之際或多求死不得未必卽甘心口口而今竟何如也叔夜之子頸血不濺豫州之兒抽刃可爲李陵隕其家聲王沈豈非名士况先朝不次之擢不過假爲勸進之階而南宮有聲之人亦復矜其美新之作又有其人雖在下中而食祿多年受恩深厚乃相率投名爭先朝賀且其貪者爲賊所鄙至于拷死而黥者以受僞牒之任始逃入里門諸如此輩所謂負朝廷羞先聖恥辱儒生殆豬狗不食其餘矣而迺有出疏以爲之地出揭以揚其波者夫人生平

流覽史傳見事有類此宜腐心切齒恨不推刃九原而
況生同斯世親戴國仇見其所爲忍但付之浩歎欲絕
而已哉嗚呼本朝以制舉取士而制舉之報如彼士人
以文章進身而文章之效若此此真可使起家科第者
反而自憎其冠裳廁身宮牆者退而欲焚其筆硯故願
凡今綴文之士盡以此曹爲戒感激同讎申明大義從
南國賢公卿大夫之後誓掃賊氛共雪國恥敗朱泚于
奉天僂黃巢于虎谷然後執源休陳希烈之類而剖其
屍數崔瑋皮日休之倫而拔其舌用以成今上中興之

盛治且仰慰先帝在天之靈而答聖祖列宗數百年養士之報庶幾我輩不爲虛生而死忠者亦不爲徒死矣謹布從逆姓名于後與天下共誅之

近又有爲從逆解嘲者借名三學實皆一邑之人偷籍四方皆絕不相聞之士尤爲可恨并付公糾

客問

國家之難發於戊午而迄於甲申傲始漸而不知所竟悲極勢而忘其繇致是以客疑而問也予懼今不晰而使後之考者質所衷焉援所信以答之

原君

客曰古有君明而國亡者乎予曰烏有是哉夫主貴明而忌察察則傷明也故多恃恃而莫予抗也于是下務爲蔽匿則生疑疑而莫予當也于是上益務夫操束則滋擾卒于法不必信用違其才朝出令而夕責成前見賢而後獲罪奸雄適以藉資庸下趨之仆負譬之木心已蠹而枝葉尙在方以爲此翹然者可資棟梁而假廕庇也詎知大風過而幹摧根拔遂已全無木哉客曰是則然矣然以先帝之憂勤猶無救覆亡則豈有荒暗淫

虐者而足又安保世乎予曰崇替者運也廢興者數也
天之所去誰能畱之且夫以昌啓之末運而承閹禍潰
決之餘丞輔覆餗列職負乘獨特此一人者兢唐業虞
挈此將嬴極敝者以纍存枵枝于十七年之久嚮令宣
明易地而肅代異時彼其雄姿英度豈難揚建武之烈
而承業貞觀又令建安貞元諸君居崇禎之一日方且
視蔭不及其不爲懷愍徽欽之事者幾何又豈能毅然
身死社稷其風烈足以視二帝三王而無愧哉是故國
不幸而亡也非主明而亡也然而吾君非亡國者也客

曰子之言也信

原相

客曰安危視所任任孰重于相哉崇禎十七年所置相
幾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專不久豈無專且久者
而益不治其謂之何予曰昌啓閒相予不忍道之卽崇
禎時謂之無一相可矣何謂數十人哉夫非翰林不得
入內閣此制也創于守制之不得人于是擇之諸卿而
亦失故事閣臣敗鮮極刑者及以極刑懲之而敗有甚
焉卽閣臣鮮有墨敗者于是拜自廉吏而敗又有甚于

其墨凡此皆數十人之爲也嚮令得一人焉天下安至是且夫此數十人者豈不巍然相君哉十七年非久遠也而今舉其名者少亦非不多名人也而能舉其事者少是故無問賢否而任不專專不久吾無責焉矣任專且久而不能治又致覆亡焉使不臚其奸貪數其欺罔以示戒于天下萬世則聽過信失罪將專自上乎夫蒲州豈非君子哉先帝初立即召之天下方望其風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憚者則道不足而術疎也于是烏程以矯行懷而見謂清忠陽羨以柔濟貪而舞其機用武